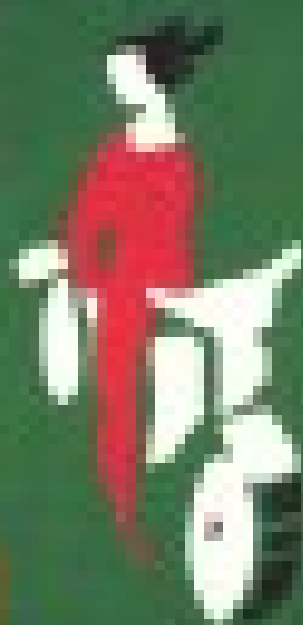


绿园的黄昏

台湾 杨青矗



绿园的黄昏



绿园的黄昏

台湾 杨青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7年·北京

绿园的黄昏

台湾 杨青矗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8 $\frac{1}{2}$ ·170,000

1987年6月第1版

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社目, 162增-302 书号: 10309·162 定价: 1.80元

目 录

追求死亡的人	1
工等五等	12
冤家	26
寡妇	40

儿子的家	56
同根生	71
白纱梦	81
死之经验	95
升	117
低等人	136
上等人	156
雨霖铃	173
那时与这时	193
新时代	210
在室女	230
绿园的黄昏	246

追求死亡的人

天连水，水连天，云絮浮游着抄袭浪花，浪花懒懒地描绘着云絮。西斜在海面上的日头，张着红光四射的大圆脸，染一海粼粼的霞波。沙滩、岩石、峭壁，及峭壁上山顶上的丛林，静听浪涛爆裂一树银花接着一树银花的韵律。

“那个女孩在寻诗！”

我朝着落西所指的方向眺望，山腰下的峭壁上有一个少女凝视着海，爬上岩石，穿过树，发梢和裙裾在晚风中飘拂。停了停，回过头，穿过树，爬上岩石，凝视着海，踟躅复踟躅。

“不会是寻死吧！爬在峭壁上。”那个女孩如一不小心，失足滑下，有掉进海里的可能。我为她提心吊胆。

“夕阳山海一美人，胜过万绿丛中一点红。真诗！”落西摇头摆尾，象在吟诗：“我们现在就为她写一首诗。”

“一失足就成千古恨，真死！”我说：“我可不是诗人，更没有就地取材的灵感。”

“如果她这样摔下去，葬身夕阳的光波里，也死得真美！真诗！真脆！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美，一种诗，一种圆满的结果。”

我再看看那个置身危险的少女，她站在陡陡的峭壁尖上出神，脚边即是青汪汪的大海，我软了脚跟走不动了！落

西达到了这种高超的境界，早该跳海自杀，但我常跟他来海边散步，总不觉得他有跳海的念头。而他希望死，死亡是人生最圆满的结果常挂在他的口边。他很少生病，偶有感冒，一面看医生吃药，一面嘀咕：能死最好，一死就能获得解脱，获得圆满的结果！

“以海浪秤青春的女孩……以海浪秤青春的女孩……以海浪秤青春的女孩……”落西摇头锁眉，脚踢沙滩在呕诗了。呕来呕去呕不出第二句。象老唱片，某一纹沟割深了，唱针跳不出挖深了的沟槽，转来转去也是以海浪秤青春的女孩。

“不会是以海浪葬生命的女孩吧？”

“他妈的！你总喜欢跟我唱反调！”

“死亡是人生最圆满的结果。不是？”

“有种我们一起去跳海。敢不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除非是一种值得死的死，或是自然的老死，死亡才是圆满的结果。否则死亡对于我是相当可怕的。就算我没有种好了！你有种，你自己去跳。”

“要死就一起死，有伴。”

“等我发了神经时。”

同落西在黄昏的海滩散步，我们两人的心境完全不同。我是欣赏晚霞的美景，落西是来送太阳寿终正寝。他说，太阳下山就是象征人的死亡，所以称老年人为日薄崦嵫。晚霞就象人死前的回光返照，晚霞的美就是死亡的美。太阳下山后，我有一种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惆怅。而落西认为那是圆满的结果。一切静止，一切陷入黑里，他在黑里能领略到死亡的美。他自取的名字“落西”是象征死亡。

无论他怎么解释，我总无法接受他这一套死亡的哲学。

“啊！”刹那，我神经系统一抽紧发出了一声尖叫，峭壁上的女孩纵身跳进海里，“那女孩自杀！”

我解开外衣一摔，奔向峭壁，我要跳入海中去救她。

“不要救她，她有她要走的路！”

落西拉住我，我摔开他。他追上来抱住我，我用手肘向后一弹，弹中他的肚子，他在我后颈击了一拳，我颠了几步，接着他又在我背上狠狠一推，我伏倒在沙滩上。

我挣扎起来时，满嘴是沙，眼睛也睁不开，泪水潜潜而下，视线模糊。吐了几口口水，嘴里还是沙沙的。慢慢用手揉拭眼睛，沙粒在眼内磨擦，痛得受不了，尽量挤出泪水，将沙流出来。

“小姐，祝福你走上人生最圆满的道路，你死得多美！纵身一跳，海水起了一阵漩涡，一圈圈漾着漾着，象开了一朵莲花，波浪一来就淹没了。死得多干脆！绚丽的晚霞为你走上圆满的道路写诗，浪涛为你奏乐，你是以海浪称青春的女孩！”

我抬起头，泪眼朦胧中看到落西面向峭壁那边，双手合十，虔诚地呢喃着，声音带着颤抖的律动。

“你不是人，见死不救！”我站起来咆哮。

“喂喂，你总是那么肤浅，达不到死亡是美的境界。她有她要走的路……”落西有些紧张，手足无措，又喃喃地祝福了一番。

勉强睁开眼，海水茫茫，已认不出女孩落海的地点，她早被海浪吞去了，游过去等于海底捞针。悻悻然离开了落西，到派出所报案，然后跑去眼科洗眼睛。

落西与我，显然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朋友，也许我没有他的慧根，无法悟道。我曾试着去接受他的思想，看能不能体验一些人生的什么，但永远隔着一层藩篱，交溶不上，越想接受，越怕自己陷进他那种迷离、空无、死亡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漩涡。凡事我尽量让他，所以他那爱骂人的嘴巴骂不上我，爱吵哲学架的个性，也跟我吵不到翻脸的地步。

在一次朋友安排的郊游认识了他。六月的火烧天，他穿一袭补过的粗布黑色长袍，在山间的树荫道上招摇。零乱的黑丝垂下一绺刘海覆在额前，配上长袍的飘拂，潇潇洒洒，特具风格，宛如古人复活。他说那件长袍是他祖父唯一的遗物，高兴时就拿起来穿一穿，体验体验长袍原主——祖父做古的味道。

我曾跟他合并租一间房子住，因合不来，没有一个月我就搬离了他。他的生活很简单，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锅子，面条在锅子上，吃饭拿锅子当碗，刷牙拿锅子当漱口杯，衣服在锅子里洗，洗脚也用锅子，有时也拿锅子做澡盆。美其名曰：“万能锅”。他不喜欢洗澡，我被他的汗臭激得受不了时，逼着他去洗。他脱剩一条内裤，打开水龙头，身子蹲下哗啦旋转一圈，皮毛还没有全淋湿，澡已经洗好了。

他写了十几年诗和散文，也画现代画，房间里除了书和画具之外，壁上挂了所有存在主义老祖宗们的相片，美其名曰：“存在主义祖祠”。

他从不投稿，写到可出一本书时就印二三十本送给认为值得送的人。有钱时拿去印刷厂铅印，没有钱就自己刻

钢板油印。送书给人时十叮咛八交代，好好保存，传给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再再后代的再后代直到两千年的后代。他的书要在两千年后发迹，他的生命要在两千年后在他的书中复活。我劝他投稿，骗一点稿费，他说：“我何必拿作品当商品卖，那些编者是什么东西？他能看懂我的作品？我何必寄去任他要用就用，不用就退，他有再高的稿费我也不投。这等于出卖灵魂，我不干！”

有一次北部来了一个文艺访问团，本市的写作协会邀请他们来开座谈会，有一个刚成名的年轻诗人得意洋洋，他看不惯那种神态，当着面说：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敢来参加座谈会，我写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没有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不过写了几行诗却敢到我们这里来。晚上我不准你讲话，你一上台，我叫我的学生把你问倒。”

那个年轻诗人于是连夜赶回北部。

又有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，写了一张条子叫人拿给他：

我家住在××，有空来看我。

他当着送条子的人的面，把条子撕碎：

“他是什么东西？要我去看他？发表几篇爱情小说有什么了不起。谁不会写那种小说？把畸恋摆进故事里，多喊几声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再把眼泪大量加进去，谁不会写那种光赚人眼泪的小说？”

他总是以一脸睡不醒的朦胧，来表示“这是迷失的一代”，“找不到自己的存在”，“随时有死亡的可能”。我辩道：

“你是被割离、空无、焦虑、荒谬、死亡等等悲观哲学

的名词夺去了三魂七魄，所以迷迷糊糊找不到自己的存在，神不守舍地迷失、迷失、迷失！睡觉喊迷失，吃饭喊迷失，走路也是迷失迷失。卡车撞上了你，还要找回迷失的自我，当然随时有死亡的可能。”

“哎呀！你总是那么肤浅，你不懂，你不了解我！”他一搪塞我就无言可道了。

趁他心平气和时，我劝他做人规矩一点，随和一点。他说：

“我的道德观念每一点都是现实环境所压迫出来的，我永远讨厌这个现实社会，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规矩一点。生存本身实在可怜，处处受侮辱，我要反抗！”

我问他谁在侮辱他？他说：这种侮辱是无形的，看不到而可感觉到。我不了解他所受无形侮辱的程度。偶尔我也有受无形侮辱的感觉，我说：“老天对于生存的可怜，并不厚彼薄此。农民要看老天的脸色，商人要看顾客的脸色，老百姓有事上县市衙门要看办事员的脸色，办事员要看科局长的脸色，科局长要看县市长的脸色，县长在议会要看议员的脸色，议员在选举时要拜托拜托大看特看老百姓的脸色。一系列的循环，人人有本难念的经，尼姑修女，面带菜色，落落寡欢，也是一种可怜，套一句数学公式——负负得正，人人有无形的侮辱，无形的可怜，也就等于没有了，何不泰然处之！”

“你不懂，你不了解。”他又使出拿手的挡箭牌。

第四天报纸登载：跳海的女孩子是为了跟爱人吵架想不开自杀的，尸体浮在外海飘流，被渔船捞了起来。

落西拿着报纸来找我大骂：

“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打倒去救她？她是为了吵架自杀的，不是为了要死而死。”

“她是为了要活而死！”我觉得啼笑皆非。

落西来电话说：他新交的女朋友认识我，要看看我，叫我晚上到海边相会。夜空澄蓝，圆月撒下白茫茫的光雾。我踏着沙滩想：落西真有办法，离婚不到两年已交过了四个女朋友。这个新的不知是谁？可能又要为她写一本献给什么什么的书了。他最近几年来写的东西都是从女朋友身上挖题材，然后献给取材的原主。有一本是献给润茁我诗苗的雾水，有一本是献给吹绿我诗园的风，有一本是献给浇开我诗花的雨，有一本是献给供我制造叶绿素的阳光。我看为这个新女朋友要写一本献给活我诗灵的氧气之类了吧？

“喂！是你！”一个女孩子从我背后跑来，我回头一看是玫英，落西在她后面几十步处走着。“他好神经、好虚伪，喜怒无常，翻起脸来象一条狗那么不讲理，看到爱情就吃。我好怕他，来找他玩了两天，受尽他的气，你不要理他。”

“你向他说我的坏话？”落西赶上来问玫英。又向我说：“她好野，好不听话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玫英撒娇地拉起落西的手：“我的存在主义，我的尼采，我的萨特，我的纪德，我的卡缪，我的死亡是人生最圆满的结果，我——听——你的——话——”

玫英是个嘴尖舌利颇具嬉皮感的女孩，我劣其名曰“好斗，好咯噜咯噜吵的火鸡公”。她交男朋友完全采取主动，我也被她追过，她太辣，我不敢去尝她的辣味。所以我们也有一段不算情的情。她和一位男同事恋爱了两年多，最近

谈及婚嫁，不知为什么又交上落西。

我们在沙滩走着，落西一直在夸他的过去，玫英抓住漏洞揶揄。落西的铁桶吹得又圆又大又滑，玫英的舌尖是千度高热的瓦斯火，烧割得铁桶支离破碎。两人走走、吵吵、亲亲、闹闹、笑笑。我一直默默看他们演相声。当落西夸到他不喜欢洗澡时，玫英惊呼：

“哎唷！我怎么总交上不喜欢洗澡的男人，我第一个情人也是不喜欢洗澡，头一次跟他在旅社住了一夜，汗臭激得我受不了。后来我就天天下午抽空押他带着脸盆到澡堂洗澡，我看明天我也要押你去洗澡。昨晚怎么没闻到你的汗臭？”

好大胆的坦白。我偏过头深深吐了一口气，不觉脸热心跳。两个怕“人随时有死亡的可能”的男女碰在一起，随时抓住刹那间的存在去享乐。象雨天阴阳电极在空中相触，匆匆闪几道电光，烈烈轰几声雷屁。

“你为什么又交上玫英？”玫英落后几步，我问落西。

“一个男人没有权利拒绝女孩子的爱。”至理名言：“她爱我嘛。她好狡猾，男朋友好多。交她有一个好处，对她可文可武，你有求她必应。其实男女关系嘛，你需要，我需要，完了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谁也不负谁的责任。”

够豁达！追求小我存在的享乐，不为大我负责。如果遇上没有你我会死的，不跳海才怪！我看他写的那些献给女孩的东西，篇篇都是至情不渝，要为每一个献者忠贞守节，矛盾出在守贞只能为一不能为二，而他有三有四，与他现在所说的话背道而驰。

三月，他碰到要追求的女孩子时说：“我八月要到法国凡尔赛宫参观，一个艺术家没有到过凡尔赛宫不能算是艺术家。”

八月，他碰到要追求的女孩子时说：“我明年春天要到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学。”

春天他碰到要追求的女孩子时说：“我今年秋天要出去。我意大利有一个画现代画的朋友，我要到意大利学现代画。等到出去后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你。”

秋天他碰到他要追求的女孩子时说：“我明年七月要到爱荷华大学研究比较文学，攻读博士学位。我先去一段时间，就回来带你一起去。”

七月他还没出去。说一次不同方式的出去换一个女孩，有一次几个女孩聚在一起谈起他要去外国，有的说三月，有的说七月，有的说春天，有的说秋天。她说落西亲口向她说的，伊说落西亲自向伊说的，一争起来把落西吹的去外国的铁桶争破了！

女孩子明明知道他说的都是美丽的诗言，但都自甘投怀送抱。有一个从乡下来市内读高中的女孩，她父亲租了一间房子给她住，跟落西认识后自己租的房子不住，偷偷跟落西住在一起。她父亲知道后把她退了学，要她回乡，她索性躲在落西房间不露面。做父亲的没办法，半夜请了两个人雇一部计程车，把女孩捆起来丢进计程车内带回去关起来，不久做了没有出嫁的妈妈。听说她父亲要告落西诱拐未成年的女孩，害得落西连搬十几次家！

离开海边时，落西拉我到一边低声说：“不要告诉玫英我离过婚，也不要把以前我和那些女孩的事告诉她，为我

守秘密。”

上渡船时，落西站在甲板吹风，玫英在船舱内偷偷向我说：“不要告诉落西，我现在有一个很要好的男同事，也不要告诉我那位男同事，我来找落西玩。我只是跟落西玩玩而已。他虽然怪，却是一个好情人，很够味道！”

落西病了一个多月，肝病和黄疸的并发症。全身瘦得皮包骨。肚子鼓得胀胀硬硬的，脸色黄蜡蜡。过去那些女朋友都闹翻了，没有一个来看他，玫英已另结新欢。除了几个同他有“死亡是人生最圆满的结果”的追求者偶尔来看看他外，其余的朋友对于他都是敬鬼神而远之，一切照顾的责任都落在我的肩上。

医生说，他的病很危险，随时都有断气的可能，住院医治比较安全。哪里有钱呢？他是追求刹那间存在的享乐者，薪水不够自己花，还告一身赖还的债。我应该为他筹一些钱，让他去住院。

我坐在床沿，他睁开松弛的眼皮悲切的说：

“我可能没有希望了！”我一时想不到适切的语句来安慰他。想起他是向往死亡的人，学他祝福跳海自杀的少女的祝词，双手合十，严肃地说：

“落西！你要达到落西的目标了！祝福你将要走上人生最圆满的道路，让病魔为你获得解脱写诗……”

倏地！他抓住我的胸口，无神的眼睛瞪着我：

“你这个人真不够朋友！我病得这么厉害，还说这种话！”

病的痛苦使他放开手，扭缩着脸，有气无力地喘着。

眼神转为柔和的祈求：“为……为……为我筹一……一些钱吧！让我住院……住院医治。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想……不想死，我要活……活……活下去！我……要活下去！”